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屬事卷二十　　　明　傅遜　撰

楚吳越

昭王復國

定公四年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

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包胥楚大夫與子胥善而各行其志復報也蒋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封大也吳有楚則與秦鄰故患取分與吳共分楚地撫存恤也伏隱處也無衣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故九頓其首

五年夏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

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道謂行兵之法稷沂皆楚地遠射楚大夫奔徒敗散之卒軍祥亦楚地以唐從吳伐國滅之夫槩戰敗奔楚蓋事後此終言之棠溪河南郾城西八十五里有棠溪故城麇楚地子期欲焚其師於此子西謂前與吳戰父兄多死其中不忍并焚子期言焚吳復國則祭祀不廢而死者得歆公壻楚地闉輿罷楚大夫先被吳囚誑吳而歸諸梁沈尹戍之子葉公子高也其弟后臧與母俱獲於吳竟弃母而歸故惡其人冬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

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

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闕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成臼水名在今湖廣漢川縣南一百二十里源出縣西界入漢藍尹楚官名亹寧安定也志記也鬬辛等九子皆從王有功故賞懷初謀弒王故欲含之王憐其念父以其九有大功故并賞子旗有功平王恃功見殺包胥常尤其人遂逃賞以自興脾洩楚邑失王恐國人潰散乃偽為王車服權立國

郫洩以保安道路之人城麇築城于麇今岳州府境有東西二城其所築也子西以由于不能其事當辭勿行由于以人材賢不同于能受戈蔽王而不能如郫洩之事豈能知城事乎傳言楚多賢臣各致其能故脱王歸國

六年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終纍闔廬長子夫差兄潘子臣小惟子楚二帥陵陸也水陸二師皆敗子西以國人知懼而後可與圖安故遷郢於鄀改紀以安定之鄀本鄀商密漢為丹水縣後廢在今河南内鄉縣

西南一百二十里楚徙之近郢後為襄州樂鄉縣襄州今為襄陽樂鄉已廢其地在襄陽府城南二百二十里子西遷郢實此○竊謂臨難遷都智謀所忌楚雖遭吳患國猶未虧也何用遷都以自弱乎子西諸臣皆忠勇有謀籌之豈其畧耶緣楚郢本今江陵吳自江而至頗為便易襄陽稍北吳既難犯尤居國上流其勢易以制吳斯見謀國營慮萬端不可以一律拘也至今襄陽控制南北天下之形勝實稱焉子西其審矣哉

十四年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牂頓子名頓今河南商水縣

十五年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

二月楚滅胡豹胡子名胡今南直隸潁州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栽設版築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役屯聚晝夜不止凡九日而壘成子西本計如此今如之辨别也男女各别係纍而出降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權聽命故楚師還既還而蔡叛楚即吳

二年秋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蔡請

還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殺駟以說於吳言不時遷駟之為也將遷與先君辭故哭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承音懲盞

楚言或云行字翩蔡大夫射公公卒門之翩以矢自守門鍇亦蔡大夫如牆並行如牆俱進中肘中鍇之肘盱即霍也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

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

遺民而盡俘以歸夷虎蠻夷叛楚者謀北方既定其内而圖外也販壽餘諸梁皆楚大夫致蔡者先以蔡之故地人民以為邑今復會其衆於負函又會方城外之衆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偽詞將以備吳夜約其期即襲梁霍使不知備一昔一夜也梁霍蠻二邑皆在今河南汝州境有廢梁縣有霍山又有蠻中聚浮餘楚大夫晉陰地在河南山北自今陝西洛南縣至河南嵩縣司馬即販也起發也析豐皆楚邑析今為内鄉縣南舊有豐鄉販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分軍為二以脅晉之命大夫之守陰地曰士蔑者上洛即洛南菟和上雒東山倉野上雒之野少習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一百八十里將大開武闗伐晉時晉有范中行之難故曰未寧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詐以田封蠻子而為之卜城因執之以與楚三户楚地内鄉縣西南有三户城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誘而悉俘之

六年春吳伐陳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

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

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伐陳詳見楚滅陳前敗柏舉此戰更敗是再敗楚先於陳

有盟吳為世仇若不救陳是弃盟逃仇申子西名結子期名啟子閭名皆昭王兄大冥陳地吳師所在二順謂前許立為順命今立君子為順分潛師密發閉塗伏道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名曰為君象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禜禳祭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故不越望江今在荊州府城南源自蜀之岷山歷歸州夷陵宜都枝江公安石首而東與漢合漢今在荊門州東九十里源自陝西漢中為漢江至荊山東為滄浪水過潛江為沔水雎今在當陽縣北出房陵縣界與漳水合流通沱江至枝江縣界入大江漳今在當陽縣北界出臨沮縣南至當陽與沮水合流入大江皆在楚境夏書五子之歌云唐虞及夏皆都冀缺乃於此滅亡由不知天道之常也又書大禹謨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昭王由已率其常道可以保國

白公勝之亂

哀公十六年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

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
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
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
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
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
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
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
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

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

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

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狗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

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建遇讒見前建奔鄭見宋華向之亂諜間伺者子木建字請行而期請行襲鄭而定其期也鄭殺建子勝亡在吳子西以勝信勇欲名之使藩衛其國葉公云周旋於仁之厚斯成其信率由於義之正斯成其勇言必求復以死為期則必悖仁傷義以濟其私謀豈曰信勇乎卒名之白楚邑在今河南息縣有白公城未節言楚新破未得節適譬不遂比子西於鄭人翼而長以鳥喻己之愛育勝第用士之次第得死得良死言必殺之方為我也悛懼也石乞勝之徒二卿士子西子期熊宜僚楚勇士說相悅辭辭其

事承之拔劍指其喉慎楚邑在今南直隸廬州府城東北有慎城戰備欲陳鎧杖兵器如與吳戰時以入獻捷因作亂以秋掩慚於葉公故豫章大木扶以殺人效其多力乞欲焚庫以息覷覦弒王以絕羣望勝志止復仇故弗從蔡還州來楚并其地故葉公在蔡言行險圖倖者多求于人則偏重而離散欲須其斃討之管脩楚賢大夫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可討高府楚別府居王於內乞主其門圉公陽楚大夫穴其宮以出王昭夫人王母也歲年數幾冀望也艾安也旌表也國人或勸之胄或勸之勿胄見葉公之得民也箴尹楚官名固欲助之白公子高葉公字言二子功多楚由以國而勝殺之是賊也豈可保其終而從之因使率衆攻勝勝奔縊微匿也長者謂白公燕白公弟頹黃吳地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國安也寧子西子字子國寬子期之子授二子位而歸老亦要後言之

十七年秋王與棐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枚卜暗指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志望也過相將為王也

十八年春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志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元龜其是之

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巴四川重慶府有巴子城鄾時屬楚觀瞻楚開卜大夫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故此命使為之帥請承請其佐寢尹由于以背受戈工尹遂國執燧象奔吳師所謂勤先君者析楚邑知志知用其志夏書大禹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以志從用龜蓋詳於人不瀆神也

楚滅陳

襄公三十年六月鄭子産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

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以陳之亡形已備不可結好

昭公八年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招過皆哀公弟哀公先愛

留屬招過立之既見殺大子而立留知人心不順復憂恚自殺干徵師陳大夫以喪赴于楚而勝愬招過殺大子楚遂殺干徵師秋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置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孫吳偃師子惠公奉之代陳示欲立之也戴惡宋大夫輿嬖衆寵人袁克嬖之貴者殺馬毀玉以非禮葬哀公為將殺請置馬玉不用而求私盡其臣禮於幄中加絰以喪公義不臣楚故逃

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

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陳顓頊之後顓頊以水德王天下故為水屬火畏水故為之妃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治火火心星心星見而陳火是陳以水得火為之妃而興陳封而楚去故曰逐楚建陳火出於周五月而以四月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故也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則水滅而陳亡

十三年　平王即位　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

哀公元年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懐公懐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逄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懷公令以與楚與吳者分右左陳人謂無所與者從其田之東西為左右都邑之人無田者隨其黨逢滑陳大夫當公見志在公也國勝國為吳所勝如莽如草生野莽莽然言多也訓楚使懼而改過何日無幾日

六年春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封田封內之田悉賦稅之大器鐘鼎之屬稻醴酒也粱糗乾飯腶加薑桂曰脯給備也言知必逐故即具此若諫恐見怒而先逐○以弱小介乎强暴而所任若此何得不亡

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

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

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桐汭桐水之曲吳地今南直隸廣德州界界其被兵也良亦吳地在郢州境尸未葬之通稱吳不欲以尸入故托言值水涉難濟恐隕其尸為重褻以辭廉然傾動貌尹蓋陳大夫貞子之上介據禮以必行存重也備猶充也廢日并日共積共給委積一日即還不敢留命也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又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朝禮已亡虐士死者無穢不以為

職也必欲奉尸以達君命雖隕于淵無悔吳詘于禮而內之口蓋誠知禮矣不二年而陳旋亡者以經國家定上下蓋有所不逮而或以觸楚之怒也豈若逢滑當公言之為智乎惜白公亂時無復聞有滑言也吁

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

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聚積聚子穀言差車老二帥嘗從子西子期伐陳習陳事諸梁言二帥官賤民不用其令穀又言先王武文皆用俘因有功雖賤可使封畛於汝開封疆北至汝水子高即諸梁又以天命揆之陳為子西所憾而其子必有功并知二帥賤而無德憾憾其弃楚即吳也舍舍二帥朝子西之子

句踐滅吳

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越自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今為浙江紹興府治國于吳之南自此之前雖疆埸小爭未嘗用大兵故曰始用史墨晉史官以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此年歲星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舉兵伐越故受其殃

定公五年春越入吳吳在楚也吳入郢故也

十四年夏吳伐越越子句賤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

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句踐越王允常子檇李今嘉興府城東有檇李城死士敢死士禽如鷙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陳吳陳堅不可動屬頸以劍注頸治治軍旅靈姑浮越大夫將指足大指見斬屨為所取陘吳地夫差闔廬子○兩雄相持無間可乘少得焉則大勝矣夫差亦其流亞哉而卒以亡國惜也

哀公元年春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

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夫差報其父仇乘勝深入越國夫椒山在今無錫縣

西大湖濱會稽山在今紹興府東南十餘里宰嚭讒諛越因之求成子胥知句踐君臣智勇失此不取後必滅吳以少康事為諫澆寒浞子浞寒國支庶今山東濰縣東北有寒亭其本國也事羿弒之有其室生澆封之過山東掖縣舊有過鄉二斟夏同姓諸侯后相啓孫失國依之壽光縣東南舊有灌亭濰縣東南有斟亭澆伐二斟而滅相后緡相妻娠孕少康也緡仍女牧正牧官長惎毒戒備也椒澆臣虞舜後國今河南虞城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思虞君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綸虞邑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兆始也女艾少康臣諜候也季杼少康子后杼豷澆弟戈豷國與過俱滅舊物故業喻今釋越亦必爾也又言句踐施惠皆得其人推親愛則不遺小勞見其必復强報吳也違天言天與不取不可食已言雖悉而欲食之不可得矣生育聚集也教訓使開於戰陣為沼言吳宮廢為沼池也

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吳

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乗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前吳入郢名陳懷公辭不往夫差既入越脩是怨詳見楚滅陳楚諸臣懲前事患之子西言夫差與父異將自亡不足患不崇壇平地作室彤丹鏤刻也不觀無臺榭擇擇其堅厚而不靡費者分猶徧也後從於衆與焉與下同甘也與之共之也死知知身死不見曠廢易輕之也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妃嬙貴者嬪御賤者曰新不已也

六年春吳伐陳復脩舊怨也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

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

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鄫故國會鄫吳欲伯中國也宋百牢我吳過宋以百牢禮之也晉大夫謂范鞅數有常數淫過其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以象之冕旒玉路樊纓之類皆以十二為至牢數亦如之棄天謂過其數背本謂廢周禮弃疾言放弃凶疾以兵陵我也道長長大於道路子貢云畏大故君親行又言仲雍嗣大伯君吳變禮以治自同於夷由時遷易事以推濟不一拘於禮也及歸魯而知其不伯矣○此言制禮以象天數冕服俱禮之大廣書制服十有二章周衰服乃九章云日月星辰畫於旂為足其數蓋因臧僖伯之諫云爾漢儒據之以解周禮愚久以為疑至有楊信齋氏云周天子服亦十二

章公服九章昭然甚明辨之詳覈福寧黄氏深取其說則知宇宙之廣莫必有同心者特識之以俟好古君子考焉又按史大伯仲雍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而此云云竊謂大伯始以夷習成其讓可耳若大伯既以禮治仲雍何用自同於夷乎恐子貢一時辨說之詞未足為據也

八年春吴為邾故伐我 盟而還為魯伐邾執其君也詳見季康子搆怨邾齊 夏五月齊鮑牧師師伐我 齊侯使如吴請師將以伐我 秋及齊平詳見田氏傾齊季康子搆怨邾齊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吴吴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革易也 秋吴城邗

溝通江淮邗今揚州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又西北入淮以便兵餉也今名官河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吳與齊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鄎齊地弑悼公以說於吳承吳大夫秋吳子使來復儆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

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名勇名也避之以成其名季子至此年蓋九十餘矣故論之者多異說焉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　師及齊師戰于郊詳見康子構怨邾齊夏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

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
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
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
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
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
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
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

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置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置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

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前伐齊未還復會魯再伐博嬴齊二邑皆屬今泰安州萊蕪縣中軍王自將巢姑曹展如吳三將書子占得志以死事也子陽即擡也與明相勸厲致死國子書也必死亦勸勉之虞送葬歌曲具含玉皆示以必死子行陳逆也尋繹也約繩也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故預繹之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也弦多齊人六年奔魯問遺也不復見言將死也聞鼓不聞金有進無退也艾陵齊地時齊吳之上軍皆敗勝負猶相當而王以精卒乘之故大勝而獲齊之羣帥公以兵從故以革

車甲首勞公叔孫州仇也從司馬唯從吳司馬所命衛賜子貢拜拜受之製務也書云天唯識此不善故使下國殺國子衷善也下國魯自謂也○齊國之士莫不致死以敵吳而竟至於敗可見吳兵之強極矣此其銳盡馬而卒破于越也○將伐齊是役之先豢養也如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有欲欲并之也石田喻不可耕盤庚商書顛越不共從横不受命者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易種轉生種類也王使貟于齊貟因托其子改姓為王孫欲避吳禍也反使返屬鏤劒名越朝齊敗盈之極也○子胥誠智士論吳越之利害亦悉矣然以先王不共天之仇為言夫差庶有儆於心而不及是何也鮑氏亡不旋踵而以托後豈負之明亦於此而有奪也哉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

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

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槖皋在今南直隸巢縣柘皋有會吳城尋盟尋鄫之盟周固也制制其義奉奉贄明神結結其信要要以禍福尋重也寒歇也徵會召之使就會也且姚吳行人名子羽子木皆衛大夫患衛為衛患摽擊也猘狂也噬齧也與宋衛盟畏吳竊盟藩籬也侯伯致禮以禮賓地主所會主人餼生物各以禮相辭讓難之苦困之束錦以賂吳語及若將不為衛請者墮毀也崇猶與也

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

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
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
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
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
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
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
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

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

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户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

諸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吳前既勝齊復與晉爭伯而國破于越卑平公周卿士黃池在今河南封丘縣南隧道也嚋無餘謳陽越二大夫泓水名姑蔑今浙江龍游縣有蔑姑城蔑姑纍彌庸父為蔑姑所殺得其旌旗屬會也越始敗而後勝先以弱兵誘之而以精兵繼之故遂入其國王到七人以絕口也爭先爭歃血先後吳大伯後故云長晉盟主故云伯寅晉大夫肝晚也大事盟也二臣趙鞅與寅也墨氣色下勝為越所勝少待無與爭也按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職方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如康王之誥大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是也當盡帥諸侯而獨言侯牧者舉尊而言也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侯謂牧也牧帥諸國之君見于伯亦當盡帥諸侯而獨云子男舉卜為言也魯以侯事吳故賦八百乘今吳牽之以見晉是晉為伯吳為侯魯為子男故半邾以三百乘事吳如邾以六百乘事晉蓋邾子爵其賦六百乘也悔謂景伯欺之何景伯名户牖地名襄襄公會會祭吳實然言為吳所執也吳人信鬼故以此恐之名惡名儀吳大夫有山魯大夫二人舊相識欒垂貌言上人佩服美好已獨無以繫佩一繸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有旨酒但得視不得飲軍中不得出糧故相為隱語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言吳子不恤下故亡以宋不會黄池欲伐之殺丈夫囚婦人悖虐甚也不能報越與之平子胥所謂始弱也

十七年春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笠澤今大湖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以此為聲勢分吳師而以三軍精兵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誤吳使若與楚搆怨使吳不為備冥越地伐東夷報越也三夷三種之夷從越者敖東吳地

二十年秋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

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艾吳地除不忠者内以靖其國外駕罪焉以說于越○是時吳之亡形具矣夫差猶不悟而殺諫臣英雄消阻曾愚人之不若也哀夫然越計已素定而欲假焉以說之慶忌雖忠而少智哉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黄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

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趙孟謚襄子名無恤時有

父簡子之喪飲食又降之楚隆襄子家臣先主簡子質明信也嗣子襄子自謂以欲敵越救吳而不能嘗試也隆欲入見吳王恐越不聽故偽詞以說越人而得入展陳也箪卜筍問遺也夫差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將溺而反笑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此而問隆言黯進退咸宜於人故有美稱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伯中國始遣使適魯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吳圍三年而亡甬東今浙江定海縣境唐為翁山縣令廢以歸以其尸歸

○夫差痛父創亡使人呼名自警必報其仇志亦壯矣且句踐君臣皆人傑也而能大勝入其國都累亦豈世出哉卒侈心務勝以至滅亡斯見保患固業者不在於雄勇機智而在

於履信思順也噫使兼秉
而並運之尤足稱賢也已

春秋左傳屬事卷二十

春秋左傳屬事後叙

先聖王經籍雖遭秦燬而自西漢以後千數百年名儒碩士撰述叙紀已汗牛充棟雖稱博洽者亦莫能殫閱士生今世若無庸復有所益矣然事有剴要而於古遺焉其可漫焉而任其缺乎往歲余以遷補與諸同籍聚賜京邸有謂袁仲樞通鑑紀事本末可便覽讀而上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列之前者余曰某曾讀宋學士集有左傳始末叙文又近世毘陵唐荆川氏亦有此纂

時璽丞王敬文曰宋學士所叙藏諸秘府某等未之見荆川所纂事頗不全又少註難讀余向年有志纂之未竟會將計偕以授吾同門友傅遜氏渠因更張附益之國以次叙事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既羅之無漏矣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草其訛謬余詳讀一二卷及其辯誤精覈必傳無疑此真足以列紀事本末之前矣余閱而心識之惜未獲即覩其書也去歲秋杪傅君適補建昌學諭甫及叅謁余因詢得前書與王

敬文所語符遂諷令鋟之板以廣所傳傳諭云雅有此志而詘於力會建昌陳令縱史之且捐俸以資之始既巡道施公聞而贍成之余亦微有濟焉然傳諭既以此為袁氏之前又欲以宋元事繼其後并取袁氏書釐其未允而增其未備瞿瞿焉恒以不克副其志為懼余每慨近世科舉之習日趨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甚矣今臺省諸公識際弘遠思挽其弊屢建白欲得窮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

則斯編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耶使海内學者皆如其志豈不以通博稱而迺致夫寡昧之誚耶但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或誦古人遺書而追憶其人則不免有隅世之嘆設遇其人而與之處則安為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則又為衆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多伏梐之悲也吾於傅遜氏而深有感焉既訖工持以請叙於余余憐其居今而學古力微而志遠不欲拒其意以鳳洲先生既叙其前矣遂推敬文

之意以繫之後萬歴乙酉秋九月朔日守臣廬松陵潘

志伊撰

春秋左傳屬事後序

竊觀古今學術其始也有自其成也有漸其行也有藉必天篤生睿聖始能超悟先物創制遜弱冠至𣈆獲師歸熙甫有光子建有極獲友周汝亨士淹汝允士洵俞仲蔚允文徐道潛三省與陳吉甫敬純王敬文執禮皆甲視時藝交相淬礪以博古高遠為務中少許可遜年輩獨後皆推情分好開發予蒙今此纂與訓註粗成而二師四友先已徂謝吉甫潦倒家居敬文官天朝無緣

一一質之良可恨也尚幸焉稍後獲交今兵侍顧公觀
海刑侍王公鳳洲與其弟學憲陳霽巖公為内閣王公
荆石禮逮寒陋并得交其弟學憲和石公以歲賦至京
復得師掌經局趙定宇公皆蒙不以凡衆鄙夷此書脱
槀即録以求正六公繼得以首冊正定宇師幸留荆石
公許最久頗更定數條以示儗作序適内名未果定宇
師與諸公並虛加賞詡而鳳洲公為尤以雄作逺惠兵
書張公崌崍公臭味也撫浙時疏薦云註左氏而雅有

發明又安居師公視吾臨桂張公念華連州馬公連城俱以名御史按浙俱辱薦揚有云業精三傳有云見超色相有云具見淵源之學其他監司諸公亦交口過譽深愧蕪謬得當世名公指訓品騭如此或可藉以不磨也猶恐無以仰荅諸公知遇於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有遺憾焉幼聞天文易學地理難精天象有常運度躔次亘古不易區域屢遭易代割據制度名號務以相矯并裂互錯新故疊更紛紛籍籍有難殫紀

前人偶遺後終無證而况所居朴野少蓄書者舊所藏地志皆不獲帶來惟得一統志廣輿圖及向所記憶者與史記漢書叅考而已然已几案為盈手翻目閱形罷神耗而景晷易移或旰不得一中焉憒憒憶向年周汝允藏酈道元水經皆手自點竄校訂又云東南非其身歷多錯會會藝吉甫園其書室有地理圖如席許者數十幅絲分疆里曲直縱横吉甫云予數十年究意於此猶不能精今此不得與二友共之痛九原之不起嘆縮

地之無術不知吾涕之潸然也因圖付梓遂濫叨兵憲施公郡守潘公邑令陳侯腆賜刻工一集事不容緩其中訛舛能必無乎但以西晉至今千百餘年若不即為一更恐後彌遠彌難考失其真矣故寧以疎畧取笑當世而不敢避焉愚前語敬文云通鑑有何難解吳三省安用註為敬文曰不然先生云其註地理極可觀愚復讀之信先生蓋熙甫也今此註有媿於吳氏弘多如天假以緣使遂遍蒐天下郡邑志而精考之復見於左氏編

年本固大願也此譬之築宅焉以曠野而頓為營搆也難既有堂室而欲增易之也易元凱無漢儒不能為集解遜無元凱亦不能為此註今於元凱既有加焉後人欲因此而更正之當益易矣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夫既非一世之書則豈一世之人所能定乎今學校科舉皆襲宋儒一人一時之見為著令遜雖不敢輕議而中耿耿者難自泯也則此書之偷望於天下後世者誠殷矣敢識之卷尾以竢

萬曆乙酉中秋古婁後學傅遜書於江西南康府建昌縣學宮

